

容不下異類的地方

年幼時曾覺得自己不屬於這繁華的城市，現在才驚覺自己只是另類。

移民到香港前，我在委內瑞拉生活。一位只會說西班牙語的「委國人」漂泊在說廣東話的「異鄉」。剛抵達香港的那段時間，我害怕的不是孤獨，而是親戚們像動物園的旅客看奇異動物一樣，評頭品足我的所有。母親曾竭力介紹香港吸引的雙層巴士和食物，使我本來對這片城市充滿美好的遐想，而漸漸，日子告訴我，這石屎森林並不容納我這位異客。

從兩日一夜的長途機落機後，望見四周充滿壓逼感的高樓大廈，人與人的距離很近，卻讓人有一種喘不過氣的心情。第一頓飯我們與親戚到一間中式餐廳。以前家裡甚少吃中國菜，即便吃，也是用刀叉的。眼前一碟碟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，令我巴不得馬上把它們塞進肚去。當大家起筷時，我便把每碟食物都各自夾了一點在自己的碟子上。「哎呀！邊有人用 X 骨頭嘅碟食嘢㗎，我 X 係用碗食飯㗎！仲有啊，邊 X 人似你咁奇怪，我 X 都係邊食邊夾 X 啊。」舅舅指著我的碟子喊道。我不太聽懂，只知道他在批評。我望向母親說：「yo muy hambriento（我肚子很餓）」，母親拿出自備的小孩餐具，我便慣常地享受眼前的美食。

適應讓我感動恐懼的環境中，還要遇到百般的批評。每當我和姊姊倆黏在一塊說西班牙語的時候，奶奶總是罵：「這 X 是 X 港，每 X 乖小孩都只會說 X 東話，沒 X 人說『老番話』的！」雖然小時候不太聽懂，但自此便覺得這語言是怪物才說的，甚至，我刻意地把這語言忘得一乾二淨。可笑的是，長大後常有人問我是否懂得說這世界第二大語言，這竟是他們讚嘆的事，我才發現自己並不是怪異，只是在這個華人地方顯得另類而已。

在委內瑞拉讀書的日子，沒有堆積如山的功課，沒有為成績取得「乙」而感到不快樂，也沒有為自己寫中文字醜而感到自卑。回港前的家課大多是創作為主，自製風箏、戲服等，相比起香港中文科的抄寫詞語較美好得多。我現在視之為簡單的抄詞語，不知曾為我帶來多少個惡夢。當時奶奶常常很嚴格地查看我的中文功課，除了常說：「你的字像被颱風吹散一樣，真醜！」，還有寫錯字需罰抄五十次才可過關的機制。當所有同學都認為抄寫是最容易的作業時，我卻想盡辦法把詞語簿藏起來。無奈，拖延了這份功課三次後，老師竟給奶奶通電話，而那三次的欠交作業落得兩個星期「留堂」的後果。

視我為異的哪止是家人和同學。記得小學二年級的普通話課，我很不幸地被老師點名回答問題。她讓我讀一個詞語——「晴光」，我站起來，同學們眾目睽睽下，有些人說：「這個字很簡單！我會讀！」而我內心緊張得握緊拳頭，細聲用廣東話說：「我不會。」老師擺出不耐煩的樣子，問：「那麼簡單也不會？有其他聰明的同學會讀嗎？」便略過我了。我低下頭，坐回座位上，默不作聲。這都深深讓我自覺，自己不屬於他們的世界、不屬於這班房，不屬於這城市。

曾經，我在小學圖書館看了馬克斯·盧卡多先生編寫的《你很特別》。那時候還小，只覺得故事裡面的人在欣賞對方時，互相給對方貼貼字的行為非常有趣。然而，回想我以前其實就好像故事主角「胖哥」一樣，因為身邊的人批判自己的特別，為了迎合他們的標準，我們刻意跟他們變得一致而改變自己。現在才覺悟那些以另類的方式存在人，並沒有怪與不怪可言。置身於城市的高樓下，封閉的情緒，看不見天空的環境，我，是否也變成了同類？

(1307 字)